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漢文卷六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陳龜

龜字叔珍，上黨泜人。永建中，舉孝廉。五遷爲五原太守。永和
中，爲使匈奴中郎將。桓帝初，拜度遼將軍，乞骸骨歸。復徵爲尚
書，奏請誅梁冀不省，不食七日而死。

上表

仁恩廣被，化流殊方。使老者曰壽終，孤幼得保長年。猶臨河轉石，

易于反掌。

初學記七引
謝承後漢書

拜度遼將軍，臨行上疏。

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

文選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注
引謝承書鷹犬下有搏擊二

字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已塞厚責。蒼萬
分也。至臣頑驚，器無鉛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

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慚聖明下懼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墾墾鞍馬爲居射獵爲業男竄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俟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已來匈奴數攻營郡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曰百姓爲子品庶曰陛下爲父焉可不日昃勞神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輿金輦寶曰爲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體德行仁爲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

旨取過日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囚衰緣隙而令倉庫
單于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
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亂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
功效卓然實應賞異旨勸功能改任守牧去斥姦殘又宜更選甸
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
租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佑惡者覺營私之禍
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

後漢陳龜傳

郎顛

顛字雅光北海安巨人陽嘉初公車徵拜郎中辭病不就後復
公車徵不行爲同縣孫禮所殺

詣闕拜章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曰謹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
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曰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

除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于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于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溯其本者末澗天地之道其猶鼓篋曰虛爲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竝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卽儉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曰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贖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人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爲仁爲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曰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

害之當
作者

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賢德不用，厥
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
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
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已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
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
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眾政，曰：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
水害之。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
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正月三日，至平九日，
三公卦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
南山，詠自周詩。股肱亘哉，著于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
鍾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卽復起
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曰：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
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

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綱數三公非
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謂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
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
言伏鑽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

後漢郎
顛傳

臣聞天垂誠地見災異所曰譴告人主克己修德也故應天曰誠
而不曰言導下曰躬而不曰刑頃者宮殿官府多所治飾昔盤庚
遷殷去奢卽儉夏后卑宮盡力曰致美愚曰爲諸所繕治事可減
省曰恤貧民曰賑孤寡天之意也人之願也陛下躬親庶事詔書
每下廣開不諱之路曰天下爲憂百姓爲念而不數見公卿責曰
政事誠優游養德之道也然三公者調和陰陽儀刑百寮今水旱
連年五穀不登不能憂也官失其序庶事不治不能正也但遲迴
偃仰稱病自逸忘天下之憂甘宴安之樂豈不謬哉

袁宏後漢紀
十八案此

卽前篇之約文應天曰誠二
語及陛下躬親已下范書無

對狀尙書條便宜七事

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戇，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誠欲陛下修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顛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心所計，謹條序前章，賜其上趣，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如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爲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救，下鐘鼓之縣，休繕治之官，雖則不監，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于影響。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

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爲旱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如是則景雲降集膏沴息矣

二事去年曰來兌卦用事類多不效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爲實清濁爲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曰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効而寒溫不効也是曰陰寒侵犯消息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曰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曰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

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己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曰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曰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曰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饑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尙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曰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締袍革烏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曰享福宋景曰延年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熒惑曰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則不及五十餘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

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百千計。惑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曰。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閭。曰。理人倫。曰。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曰。違天意。故皇肩多天。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寤。再三。留神于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曰。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于今。善言天者合于人。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罰又爲大辰。北極亦爲大辰。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宮中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

星曰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爲變發在秋節臣恐立秋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同選賢能。曰鎮撫之金精之變責歸上司。宜曰五月丙午遣太尉服于威建井旗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于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曰火勝金轉禍爲福也。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氣色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于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攷事其所攷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攷毒尋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己內省以備後災。凡諸攷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曰甲乙見者則謹在中台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久無虛己進賢之策天下輿議

異人同咨且立春日來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
百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日來三百三十九歲于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
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汜麻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
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
亡于易雄雌祕麻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眾小人欲共困害君子
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
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辱卽位之元紫
宮驚動麻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
之臣目爲戌仲己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今適三
百載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爲
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
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

敢究暘

後漢則
凱傳

臺詰對

臺詰顛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已致災或改舊已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曰實對顛對曰

氣陽陽
作陽乳

方春東作布德之元氣陽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也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遺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僞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羌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

百字下
版二十
兩字

用選舉之任不如選在機密臣誠愚惑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斗麻改憲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千五百歲五行更用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自文帝省刑適二百年而輕微之禁漸曰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卽儉曰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入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易變常而善可曰除災變常而惡必致于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麻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顛愚蔽不足曰荅聖問

後漢郎顛傳

上書薦黃瓊李固復條便宜四事

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于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怔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刻舟劍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助將曰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文武創

德周召作輔。是曰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曰致雍熙。陛下踐阼。曰來勤心。眾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是曰災害屢臻。四國未寧。臣攷之國典。驗之間見。莫不曰得賢爲功。失士爲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曰進德。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懷歸。澤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曰承天。下曰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戾。其咎由此。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曰守天功。盛德大業乎。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樂道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于從政。明達變復。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曰淺謀謀未就。因曰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善人爲國。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

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曰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潔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時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特徵曰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曰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穉齒化阿有聲若還瓊徵固任曰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爲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顛明不知人伏聽眾言百姓所歸臧否共歎願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爲歎國惟畱聖神不曰人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于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自立春日來累經旬朔未

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于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冢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日象人君。政變于下。日應于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于萬機。幃幄之政。有所闕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輒曰。太陽爲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于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曰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需者。所曰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需。日動之。雨。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于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

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靈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始廢，當生而殺，則靈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靈聲乃發。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于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地明堂布政之宮。孝經鈞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登。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畱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此曰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居東，歲星在南，是爲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于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春已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自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贖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災，爲其方也。願陛下早宣德澤，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于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于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後漢

郎顛傳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六十終

全後漢文卷六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段恭

恭字節英，廣漢新都人。仕郡陽嘉中，爲上計掾，舉茂才孝廉。

因會上疏

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曰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閒，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曰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紆難。夫國曰賢化，君曰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曰安社稷。

後漢龐參傳

陳球

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陽嘉中，舉孝廉，遷繁陽令。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出爲零陵太守。遷魏郡太守，徵拜將作大匠，遷

南陽太守拜廷尉光和二年后謀誅宦官下獄死

竇太后不宜別葬議

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冢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汙染且無功于國何宜上配至尊

後漢陳球傳又見袁宏後

漢紀二十
三有小異

與司徒劄書

公出自宗室位登臺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爲害而人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爲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

後漢陳球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二十四有小異

陳珪

珪字漢瑜。球弟子。舉孝廉。除劇令。去官。舉茂才。遷濟北相。再遷沛相。

答袁術書

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君爲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君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尙可君免。吾備舊知。故陳至情。雖逆于耳。肉骨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

魏志袁術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二十八少未二句

陳登

登字元龍。珪子。舉孝廉。除東陽長。陶謙表爲典農校尉。曹公曰。爲廣陵太守。從平呂布。君功加伏波將軍。遷東城太守。

遣使詣袁紹告迎劉備爲徐州牧。

天降災沴禍臻郢州州將殂殞生民無主恐懼姦雄一旦承隙旨
詔盟主日昃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目爲宗主永使百
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于執事

蜀志

先主傳注引
獻帝春秋

高賜

賜永和中爲南陽太守

見李固傳

奏劾劉嘉趙世

光祿勳劉嘉廷尉趙世皆已被病篤困空文武之位闕上卿之贊
既無忠信斷金之用而有敗禮傷化之尤不謹不敬請廷尉治嘉
罪河南尹治世罪

續漢百官志二注補引蔡質漢儀正月旦百官
朝賀光祿勳劉嘉廷尉趙世各辭不能朝高賜

舉奏案劉虔傳
云祖父嘉光祿勳

申屠蟠

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年十五爲緹玉奏記于縣得原

事當在
陽嘉中

後游太學郡召爲主簿不行桓靈時太尉黃瓊大將軍何進累辟董卓廢立復公車徵竝不就年七十四終于家

奏記外黃令梁配

伏聞大女緜玉爲父報讐獄鞫已決不勝感悼之情故陳所聞昔太原周黨感春秋之義辭師復讐當時論者猶高其節況玉女弱耳無所聞心無所激內無同生之謀外無交遊之助直推父子之情奮發怒之心手刃莫大之讐僵尸流血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不張膽增氣輕身重義接杖高談稱羨其美今聞玉幽執穿檻罪名已定皆心低意沮悵悵長歎蟠雖愚昧目爲玉之節義歷代未有定足以感無恥之孤激忍辱之子假玉不值明時尙望旌闈表墓顯異後嗣況事在清聽不加人議哀矜之貸誠爲朝廷痛之覽

四百四十一引杜預女記
又見袁宏後漢紀二十五

皇甫規

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永和末爲郡功曹上計掾冲帝初舉賢
良方正對策下策拜郎中託疾免歸延熹中徵拜太山太守進
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還爲議郎爲宦官所誣繫廷尉論輸左
校會赦拜度遼將軍遷使匈奴中郎將復爲度遼將軍永康初
徵爲尙書復舉賢良方正遷引農太守再轉爲護羌校尉熹平
三年卒年七十一贈司農卿有集五卷

建康元年舉賢良方正對策

陛下聖德欽明聞災責躬咨嗟羣僚招延敢諫臣得踐天庭承大
問此誠臣寫憤畢命之期也臣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綱紀四
方天下欣然幾以獲治自後遭姦僞威分近習中常侍小黃門凡
數十人同氣相求如市賈焉競思作變導上非畜貨聚馬戲謔
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閒分贓解罪呂權
大威公卿目下至于佐史交私其門終無紀極頑凶子弟布列州

郡竝爲豺狼暴虐。生天下擾擾。從亂如歸。至今風敗俗壞。招災致寇。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竝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爲虐。大賊從橫。血流川野。庶品不安。譴誠累至。殆曰。茲臣權重之所致也。今宜庭問百寮。常侍曰。下尤無狀者。亟便黜遣。與眾共之。披婦凶黨。收入財賄。袁宏紀作蕩縣其助曰。塞痛怨。曰。答天誅。大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此之謂也。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爲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爲袁宏紀作世有姻族。今日立號。雖尊可也。而天下區區。願其需然。增修謙節。省去游娛。不急之費。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口近儒術。攻論經書。輔佐日月。宜有至效。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朝之羣臣。乘舟者也。大將軍兄弟操楫者也。雖曰眾也。在所欲之。苟能卒

志畢力守遵常軌。曰：度元元，所謂福也。或乃怠弛中流，而捐楫放棹，將淪波濤，歸咎受愆，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塘之趾，曰：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游，唱造不義，亦宜貶斥。曰：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曰：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袁宏紀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袁宏後漢紀十九後漢皇甫規傳各有刪節合錄成篇

永康元年舉賢良方正對詔問日食

天之于王者，如君之于臣，父之于子也。誠曰：災妖使從，福降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一除內嬖，再誅外臣，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趙典、尹勳，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

孔明躬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于鉤黨之毀事起無端虐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于覆手而羣臣杜口聽畏前宦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容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

後漢皇
甫規傳

求自効疏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攷校臣每惟賢等擁眾四年未有功成懸師之費且百億計出于平人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饑穰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失于殺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于猾吏進不得快戰曰微功退不得溫飽曰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問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曰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曰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

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
沖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
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曰滌患下可曰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
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

自陳

後漢皇
前規傳

上疏言羌事

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牽顯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
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路平復聞羣羌並皆
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有
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窳不報大恩願乞宥官備單車
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臣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竊
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烏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
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

曰越職盡其區區

後漢皇甫規傳

上疏自訟

四年之秋戎醜蠢戾爰自西州侵及涇陽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曰臣愚驚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曰訪誅納所省之費一億曰上曰爲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取曰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雋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闕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誹譏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若臣曰私財則家無擔瓦如物出于官則文簿易攷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尙遺匈奴曰宮姬鎮烏孫曰公主今臣但費千萬曰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

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眾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汗穢，廉潔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後漢皇
甫規傳

上書薦中郎將張奐自代

帥黨師

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師，已從眾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宥官，已為奐副。後漢皇
甫規傳

上言宜豫黨錮

臣前薦故太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後漢皇
甫規傳

與劉司空牋

明公至德，佐國憂世，雖贈兩梁冠及鮪魚一雙，服厚尊服，榮施其

宏御覽四百七十八

與馬融書

謹遣掾尚許奉書裁上絮被一雙韞一量晉鈔一百三十四御覽七

百九十七
八百十九

追謝趙壹書

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爲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曰釋遙悚今旦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更敢乃知己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叡平其夙心寧當慢傲加于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修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後漢趙壹傳

女師箴

觀象制教肇經乾坤家有王義室有嚴君各有定位陰陽是分昔在軒轅陶化正刑刑于壺闈曰臨百官煌煌后妃女統是閑穆穆

夫人爰採潔蔡師禮莫遠而神岡時怨關雎首化萬國承流寶有
淑女允作好逑唐媿興媿文母盛周厥德不回弘濟大猷咨爾庶
妃鑿路斯邁戰戰兢兢厲省整帶漸進不形變起無外行難著而
易喪事易失而難退動若順流應如發機奉上惟敬撫下唯慈怨
豈在明患生不思

藝文類聚十
五初學記十

虞恭

恭漢安時太史令

仍用四分厯議

建厯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日定分
至三者有程則厯可成矣四分厯仲紀之元起于孝文皇帝後元
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
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尋之上行復
得庚申歲歲相承從下尋上其執不誤此四分厯元明文圖識所

著也。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在庚戌，而日丙子，言百四十四歲起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案歲所超于天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俱超，日行一度，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而周天一而名曰歲。歲從一度，日不得空周天，則歲無由超。辰案百七十歲二部一章小餘六十三，自然之數也。夫數出于抄召，曰成豪釐，豪釐積累，曰成分寸，兩儀既定，日月始離，初行生分，積分成度，日行一度，一歲而周，故爲術者各生度法，或曰九百四十，或曰八十一，法有細軌，曰生兩科，其歸一也。日法者，日之所行分也。日垂令明，行有常節，日法所該，通遠無已，損益豪釐，差曰千里，自此言之，數無緣得有虧棄之意也。今欲飾平之失，斷法垂分，恐傷大道，曰步日月行度終數，不同四章，更不得朔餘一，雖言九道去課進退，恐不足，曰補其闕，且課麻之法，晦朔變弦，曰月食，天驗昭著，莫大焉。今曰去六十三分之

評一本作漢

法爲麻驗章和元年呂來日變二十事月食二十八事與四分麻更失定課相除四分尙得多而又使近孝章皇帝麻度審正圖儀晷漏與天相應不可復尙文曜鉤曰高辛受命重黎說文唐堯卽位羲和立禪夏后制德昆吾列神成周改號長弘分官運斗樞曰常占有經世史所明洪範五紀論曰民間亦有黃帝諸麻不如史官記之明也自古及今皇帝明王莫不取言于羲和常占之官定精微于咎儀正眾儀祕藏中書改行四分之原及光武皇帝數下詔書草創其端孝明皇帝課校其實孝章皇帝宣行其法君更三聖年歷數十信而徵之舉而行之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甲寅詔書故事

續漢律麻志中順帝漢安二年尙書侍郎邊韶上言四分麻之失詔書下三公

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

治麻宗新等議奏可

撫一作輔字叔輔北海劇人順帝時任州郡遷涿令質帝初三

公舉文武才拜九江都尉進中郎將拜左馮翊胡廣承官官指
奏黜之卒于家有慎子注十卷

祭牙文

恭羞太牢絜薦遐靈推轂之任實討不庭天道助順正直聰明

蘇文

類聚六十初學記二十一
一御覽三百三十九

李咸

咸字元卓

陳球傳作元卓與靈紀
注及蔡邕撰碑不合

汝南西平人前將軍李廣之

後順帝時舉孝廉除郎中光祿又舉茂才遷衛相授高密令遷

徐州刺史拜漁陽太守遷度遼將軍徵爲河南尹母憂去官桓

帝時徵拜尙書歷僕射將作大匠大司農大鴻臚太僕建寧四

年代聞人襲爲太尉熹平二年以疾致仕四年卒年七十六

廣傳注引謝承書李咸自建寧三年自大鴻臚爲太尉袁宏紀
則熹平三年召河南尹李咸代段熲爲太尉袁紀當誤然范史

載咸爲太尉在建寧四年三月而蔡質典儀是年七月立
宋皇后襲校璽校又似襲尙未免諸書互異所未詳也

上書請合葬竇太后

臣聞禹湯聞惡是用無過，桀紂聞善，日亡其國。中常侍曹節、張讓、王甫等，因寵乘勢，賊害忠良，讒譖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虛遭無刑之罾，被日滔天之罪。陛下不復省覽，猥發雷霆之怒，海內賢愚莫不痛心。武曰歿矣，無可柰何。皇太后親與孝桓皇帝共奉宗廟，母養蒸庶，繫于天心。仁風豐霑，四海所宗。禮爲人後者爲人之子，陛下仰繼先帝，豈得不曰太后爲母，存旣未蒙顧復之報，歿又不聞諒闇之哀。太后未崩，武先坐誅，存亡各異，事不相逮，而武武不已，欲貶太后，非崇有虞之孝，昭蒸蒸之仁。八方聞之，莫不泣血。昔秦始皇母后不謹，陷幸郎吏，始皇暴怒，幽閉母后，感茅焦之言，立駕迎母，置酒作樂，供養如初。夫曰秦后之惡，始皇之悛，尚納茅焦之語，不失母子之恩。豈況太后不曰罪沒陛下之過，有重始皇臣，謹冒昧陳誠，左手齋章，右手執藥，請闕自聞，唯陛下撥茅焦之

諫弘始皇之寤復母子之恩崇皇太后園陵之禮上釋皇乾震動之怒下解黎庶酸楚之情也如遂不省臣當飲鴆自裁下覲先帝且陳得失終不爲刀鋸所裁

袁宏後漢紀二十三熹平元年六月河南尹李咸執藥上書

臣伏惟章德寶后虐害恭懷安思閭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于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曰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且援立聖明光降皇祚太后曰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曰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

後漢陳球傳熹平元年寶太后崩曹陵武帝廢黜衛后而曰李夫人配食今寶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太尉李咸詣闕上疏于是議者乃定案此典袁宏紀所載互異

奏事

春秋之義貶纖介之惡采毫毛之善也

文選潘勗九錫文注

霍諝

諝字叔智魏郡鄴人年十五曰舅宋光繫詔獄奏記梁商得原

白雲漫卷六十一
由是顯名舉孝廉遷金城太守再遷北海相入爲尚書僕射封
鄴都亭侯出爲河南尹遷司隸校尉轉少府廷尉

奏記大將軍梁商

將軍天覆厚恩愍舅光冤結前者溫敎許爲平議雖未下吏斷決
其事已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音竊獨踴躍私自慶
幸諳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
盾曰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曰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傳曰
人心不同譬若其面斯蓋謂大小麻隆醜美之形至于鼻目眾寡
毛髮之狀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于趨
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諳與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冤濫未
必可諒且曰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位極州郡日
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刊定詔書欲曰何名就有所疑
當求其便安豈有觸冒死禍曰解細微譬猶療飢于附子止渴于

酖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豈可爲哉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感革天應枯旱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闕連年而終不見理呼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傷和致災爲害滋甚凡事吏赦令不應復案夫已罪刑明白尙蒙天恩豈有寃誦無徵反不得理是爲刑宥正罪戮加誣侵也不偏不黨其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舉厝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和氣立應天下幸甚

後漢霍譚傳又見袁宏紀十八各有刪節文亦小異

延篤

篤字叔堅南陽楚人順帝時舉孝廉爲平厚侯相已師喪棄官桓帝曰博士徵拜議郎著作東觀進侍中歷左馮翊京兆尹已疾免後遭黨錮永康初卒于家有集二卷

荅張奐書

離別三年夢想言念何日有違伯英來惠書盈四紙讀之三復

覽

作反 喜不可言 藝文類聚三十一
御覽五百九十五

與張奐書

烈士徇名立功立事 文選潘岳閒居賦注又
王暹出陳伯之書注

與高彪書

今茲曰五經爲鼎籙書傳爲俎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未暇蟬也

宜勿已爲念 御覽九百
四十一

與段紀明書 段紀明字

得知窮兵極遠大捷而反雖齊桓之制令支服流沙霍將軍之封

祁連辛武賢之截醜虜蔑曰加焉莫不魚爛雲除震懼稽顙矣 書

一百十七
兵勢

貽劉祜書

昔太伯三讓人無德而稱焉延陵高揖華夏仰風吾子懷遠氏之

可卷體甯子之如思微妙玄通沖而不盈蔑三光之明未暇曰天

下爲事何其劭與

後漢劉祐傳

與李文德書

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味爽櫛梳坐于客堂食赤烏之薺麥飲化益之玄醴折張騫大宛之蒜歆晉國郇瑕氏之鹽已上四句從御覽補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百家眾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渙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仿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于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東脩已來爲人臣不陷于不忠爲人子不陷于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慚赧如此而不曰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後漢延篤傳又御覽四

百三十一九百七十七

仁孝論

觀夫仁孝之辨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人
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
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于時事親
則德歸于己于已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旨言仁則遠矣然物
有由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
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
取諸物則草木之二始于萌芽終于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縹木
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
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
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
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已枝葉扶疏
爲大孝已本根充實爲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

參之意蓋曰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目爲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曰孝悌爲至德管仲曰九合爲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曰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

後漢延篤傳又御覽四百十九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首開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六十一終

全後漢文卷六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邊韶

韶字孝先，陳畱浚儀人。順帝時，歷尚書侍郎。桓帝時，出爲臨穎侯相，徵拜太中大夫，遷北地太守，入拜尚書令，後爲陳相。有集一卷。

塞賦

并序

子離羣索居，無講誦之事，欲學無友，欲農無耒，欲弈無局，欲博無楮，問何曰：博奕者乎？曰：塞其次也。試習其術，曰：驚睡救寐，免晝寢之譏而已。然而徐核其因通之習，乃亦精妙而足美也。故書其較略，舉其指歸，曰：明博奕無已尚焉。曰：

始作塞者，其明哲乎？故其用物也，約其爲樂也。大猶土鼓塊杵，空桑之瑟，質樸之化，上古所耽也。然本其規模，制作有式，四道交正。

時之則也。棋有十二律呂極也。人操厥半。六爻列也。赤白色者。分陰陽也。乍亡乍存。像日月也。行必正直。合道中也。趨隅方折。禮之容也。迭往迭來。剛柔通也。周則復始。乾行健也。局平目正。坤德順也。然則塞之爲義。盛矣大矣。廣矣博矣。質象于天。陰陽在焉。取則于地。剛柔分焉。施之于人。仁義載焉。攷之古今。王霸備焉。覽其成敗。爲法式焉。

藝文類聚七十卷
御覽七百五十四

上言四分曆之失

世微于數虧。道盛于得常。數虧則物衰。得常則國昌。孝武皇帝。摠發聖恩。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乃詔太史令司馬遷治曆。鄧平等更建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乾鑿度八十分之四十三。爲日法。設清臺之候。驗六異。課效備密。太初爲最。其後劉歆研幾極深。驗之春秋。參曰易道。曰河圖。帝覽嬉。雜書乾隲度。推廣九道。百七十一歲進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歲一超次。與天相應。

少有關謬從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歲進退餘分六十三治
麻者不知處之推得十二度弦望不效挾廢術者得竄其說至永
和二年小終之數浸過餘分稍增月不用晦朔而先見孝章皇帝
曰保乾圖三百年斗麻改憲就用四分曰太白復樞甲子爲癸亥
引天從算耦之目前更曰庚申爲元既無明文託之于獲麟之歲
又不與感精符單闕之歲同史官相代因成習疑少能鉤深致遠
按弦望足曰知之續漢律
麻志中

對嘲

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詔潛聞之應時對
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
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後漢邊
韶傳

河激頌

惟陽嘉三年二月丁丑使河隄謁者王誨疏達河川通荒庶土往

大河衝塞，侵齧金隄。曰：竹籠石葺土而爲塲，壞墮無已。功消億萬，請曰：濱河郡徒疏山采石，壘曰爲障。功業旣就，徭役用息。辛未詔書，許誨立功。府卿規基經始，詔策加命。遷在沈州，乃簡朱軾授使司馬，登令纘茂前緒，稱遂休功。登曰：伊洛合注，大河南則緣山東，過大伾，回流北岸，其勢鬱濤，湍急激疾，一有決溢，彌原淹野，蟻孔之變，害起不測。蓋自姬氏之所常蹙，昔崇繇所不能治，我二宗之所劬勞，于是乃跋涉躬親，經之營之，比率百姓，議之于臣。伐石三谷，水匠致治，立激岸側，曰捍鴻波。隨時慶賜，說曰：勸之川無滯越，水土通演，役未踰年，而功程有畢。斯乃元勳之嘉課，上德之宏表也。昔禹修九道，書錄其功，后稷躬稼，詩列于雅。夫不憚勞謙之勤，夙興厥職，充國惠民，安得淹湮沒而不章焉？故遂刊石記功，垂示于後。其辭云云。使河隄謁者山陽東緡司馬登，字伯志，代東萊曲成王誨，字孟堅，河內太守宋城向豹，字伯尹，丞汝南鄧方，字

德山懷令劉丞字季意河隄掾匠等造陳留浚儀邊韶字孝先頌
水經七濟水注云石銘歲遠
字多倫缺其所藏蓋闕如也

老子銘

老子姓李字伯陽楚相縣人也春秋之後周分爲二稱東西君晉
六卿專征與齊楚並僭號爲王曰大并小相縣虛荒今屬苦故城
猶在在賴鄉之東澗水處其陽其土地鬱壘高敞宜生有德君子
焉老子爲周守藏室史當幽王時三川實震曰夏殷之季陰陽之
事鑿喻時王孔子曰周靈王二十年生到景王十年年十有七學
禮于老聃計其年紀聃時已二百餘歲聃然老旄之貌也孔子卒
後百二十九年或謂周大史儋爲老子莫知其所終其二篇之書
稱天地所曰能長且久者曰不自生也厥初生民遺體相續其死
生之義可知也或有浴神不死是謂玄牝之言由是世之好道者
觸類而長之曰老子雖合于混沌之氣與三光爲終始觀天作讖

缺降什斗星隨日九變與時消息規築三光四靈在秀存想丹田

大一紫房道成身化蟬蛻渡世自羲農曰來缺爲聖者作師班固

曰老子絕聖棄知禮爲亂首與仲尼道違述漢書古今人表檢曰

法度抑而下之老子缺與楚子而同科材不及孫卿孟軻二者之

論殊矣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也延熹八年八月甲子皇上尙德

弘道含闔光大存神養性意在凌雲是曰潛心黃軒同符高宗夢

見老子尊而祀之于時陳相邊韶典國之禮材薄思淺不能測度

至人辯是與非案據書籍曰爲老子生于周之末世玄虛守靜樂

無名守不慮危高官安下位遺孔子曰仁言辟世而隱居變易姓

名唯恐見知夫曰曰幽明爲節月曰虧盈自成損益盛衰之原倚

伏禍福之門人道惡盈而好謙蓋老子勞不定國功不加民所曰

見隆崇于今爲時人所享祀乃昔日逃祿處微損之又損之之餘

非也顯虛无之清家云先天地而生乃守眞養壽獲五福之所致

也敢演而銘之其辭曰

于惟 缺 惠抱虛守清樂居下位祿執弗營爲繩能直屈之可繫三
川之對舒憤散逆陰不填陽孰能滯并見機而作需郊出坳肥遁
之吉辟世隱聲見迫遺言道惠之經譏時微喻尋顯推冥守一不
失爲天下正取厚不薄居時舍榮稽式爲重金玉是輕絕嗜去欲
還歸于嬰皓然歷載莫知其情頗違法言先民之程要旨無爲大
缺 用成進退无恆錯綜其貞曰知爲愚冲而不盈大人之度非凡
所訂九等之敘何足繫名同光日月合之 缺 星出入丹廡上下黃
庭背棄流俗舍景匿形苞元神化呼吸至精世不能原印其永生
天人秩祭曰昭厥靈羨彼延期勒石是旌 缺 釋

史缺

缺 陳雷攷城人順帝時爲尙書遷京兆尹

薦尙書僕射胡廣

臣聞德已旌賢，爵已建事，明試已功，典謨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作。是已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死。補見尚書僕射胡廣體實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已爲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旣蒙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陳畱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已參選，紀綱頽俗，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

後漢胡廣傳

史劭

勰字公謙，馱子。桓帝時，辟公府，遷北軍中候，進尚書，出爲平原相，遷河東太守。已忤中官，下獄，減死，後徵拜議郎。光和中，出爲

彭城相。

慮渤海王爲亂，上封事。

臣聞帝王之于親戚愛雖隆必示之曰威體雖貴必禁之曰度如是和睦之道與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而二弟階寵終用敦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渤海王惺惡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州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于友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爲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于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渤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于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知藩國十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曰聞

後漢史弼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二十二無末後七語

趙岐

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順帝時仕州郡病癡永
 興中辟司空房植掾後辟大將軍梁冀府舉理劇為皮氏長去
 官為郡功曹延熹初已忤宦官逃難四方遇孫嵩藏之複壁中
 後遇赦辟司徒胡廣府擢并州刺史坐黨事免靈帝初復遭黨
 錮中平初徵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請補長史大將軍何進舉
 為敦煌太守未之官獻帝西都復拜議郎遷太僕興平初奉使
 荊州曹公為司空舉已自代就拜太常建安六年卒年九十餘
 有三輔決錄七卷孟子章句十四卷

藍賦并序

余就醫偃師道經陳畱此境人皆已種藍染紺為業藍田彌望黍
 稷不植慨其遺本念末遂作賦曰蘇文類聚八十一細覽九
 百九十六大觀本草七
 同丘中之有麻似麥秀之油油蘇文類聚
 八十一

與友書

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嘗白衣裾撇其門

也

後漢趙岐傳注
引三輔決錄注

遺令敕兒子

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
可立一員石于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

也。柰何！

後漢趙岐傳

臨終敕其子

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簞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卽日便

下，下便掩。

御覽五百五十八引趙岐別傳

三輔決錄序

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貴，皆已陪諸陵，
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于詩秦豳也。其士好高尙義，
貴于名行，其俗失則趨勢進權，唯利是視，余曰不才生于西土耳。

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而見衣冠之瞻，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曰：玄冬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閒，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已來，暨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後漢趙岐傳注

孟子題辭

孟子題辭者，所已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于齊，喪母而歸葬于魯也。三桓子孫，既已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于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已相侵奪。當世

取士務先權謀，曰爲上賢。先王大道陵，正際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曰于時惑眾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于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曰儒道遊于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闕于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曰：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于是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尊之，則可曰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曰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曰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

而不偃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曰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館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荅曰：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曰：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于予。魯臧倉毀鬲，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眾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政，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緇，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羅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曰：明事謂之博文，孟子曰：長于譬喻，辭

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曰文害辭，不曰辭害志，曰
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曰解其文，不但施
于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文又多乖異不同。孟
子曰：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眾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
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避屯離蹇，詭姓遁身，
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于濟
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瞻我喑首，訪論稽古，
慰曰：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于翰墨，得
曰：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旣已詳矣。儒
家惟有孟子，闕遠微妙，縵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于是乃述己所
聞，證曰：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十四卷。
究而言之，不敢曰當達者，施于新學，可曰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
于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諒不亦宜乎。

孟子趙
注宋本

孟子篇敘

孟子篇敘者言孟子七篇所曰相次敘之意也。孟子曰爲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上，故曰梁惠王問利國，對曰仁義爲首篇也。仁義根心，然後可曰大行其政，故次之曰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曰曾西之所羨也。政莫美于反古之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曰文公爲世子始有從善思禮之心也。奉禮之謂明，明莫甚于離婁，故次曰離婁之明也。明者當明其行，行莫大于孝，故次曰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孝道之本在于情性，故次曰告子論情性也。情性在內而主于心，故次曰盡心也。盡己之心與天道通，道之極者也是，故終于盡心也。篇所曰七者，天曰七紀，璿璣運度，七政分離，聖曰布曜，故法之也。章所曰二百六十有九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故取其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曰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

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放盈也。文章多少擬其大數不必適等。猶詩三百五篇而論曰詩三百也。章有大小分章賦篇篇趣五千曰卒其文無所取法。猶論四百八十六章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所法也。蓋所目佐明六藝之文義崇宣先聖之指務王制拂邪之隱括立德立言之程式也。洋洋浩浩具存乎斯文矣。曲阜孔氏刊本

趙息

息岐從子爲郡功曹曰忤宦官逃走

啟京兆尹

左愴子弟來爲虎身非德選不足爲特酷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

魏志閻溫傳注引魏略勇俠傳

趙爽

爽字君卿隋志作趙嬰爵里未詳

周髀算經序

夫高而大者莫大于天厚而廣者莫廣于地體恢洪而廓落形修廣而幽清可曰玄象課其進退然而宏達不可指掌也可曰晷儀驗其長短然其巨闊不可度量也雖窮神知化不能極其妙探賾索隱不能盡其微是曰詭異之說出則兩端之理生遂有渾天蓋天兼而竝之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有曰見天地之隕則渾天有靈憲之文蓋天有周髀之法累代存之官司是掌所曰欽若昊天恭授民時爽曰暗蔽才學淺昧鄰高山之仰止慕景行之軌轍負薪餘日聊觀周髀其旨約而遠其言曲而中將恐廢替濡滯不通使談天者無所取則輒依經爲圖誠冀頽毀重仞之牆披露堂室之奧庶博物君子時迴思焉

宋本周髀 案趙爽相承曰爲漢人今其在張衡後數代也

據序言渾天有靈憲之文累代仍之則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六十二終

全後漢文卷六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田羽

羽扶風人仕順帝時官爵未詳

薦法真

真字高卿雄之子同郡田羽薦真前後四徵皆不屈

處士法真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已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袞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

後漢法真傳

郭正

正爵里未詳

法真頌

真友人郭正頌真乃共刑石頌之

法真明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後漢法真傳

陳蕃

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母憂棄官州辟別駕從事復棄去公府舉方正不就徵拜議郎再遷樂安太守曰忤梁冀左轉脩武令遷尚書出爲豫章太守徵拜尚書令遷大鴻臚坐救李雲免復徵拜議郎遷光祿勳免徵爲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代楊秉爲太尉坐救李膺等免竊后臨朝目爲太傅錄尚書事建寧初與竇武等謀誅宦官事泄爲曹節等矯詔所殺年七十餘

駁討零陵桂陽山賊及州郡一切得舉孝廉茂才疏

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爲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敕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

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

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旨長請屬之路乎

後漢陳蕃傳

薦徐穉等疏

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爲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閔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民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

後漢徐穉傳又袁宏後漢

紀二十二又御覽六百三十一引續漢書

救李雲疏

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于憂國但違將順之禮禮譏暴諫然亦有狂狷愚忠不顧誅族之禍者古今有之是日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言孝成皇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二主非不忿此二臣曰忠不思難皆不罪之今日殺李雲天下猶言陛下誅諫臣

所召臣敢觸龍鱗也

袁宏後漢紀二十一又後漢李雲傳作今日殺雲臣恐割心之譏復議于世矣故敢觸龍

鱗冒昧
召請

諫封賞內寵疏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聖
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
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
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尙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呂非義授邑
左右呂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
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
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
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
云盜不過五女門呂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呂傾
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

曰致耕隔水旱之困夫獄曰禁止茲違官曰稱才理物若法虧于
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曰賄
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
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

後漢陳蕃傳

諫幸廣城校獵疏

臣聞人君有事于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曰敦孝
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

袁宏紀作則爲逸遊肆樂情意

故皋陶戒舜無教逸遊周

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
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
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
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
始種麥今失其耨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
意也齊景公欲觀于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

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
謀父爲誦祈招之詩曰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也

後漢陳蕃傳

因火災上疏

古之火皆君弱臣強極陰之變也前始春而獄刑慘故火不炎上
前入春節連寒水冰暴風折樹又八九州郡竝言隕霜殺菽春秋
晉執季孫行父水爲之冰夫氣弘則景星見化錯則五星開日月
蝕災爲已然異爲方來恐卒有變必于三朝唯善政可已己之願
祭臣前言不棄愚忠則元元幸甚

續漢五行志二注補引袁山松書延熹八年連月有火災諸宮

寺或一日再三發又夜有訛言擊鼓相驚陳蕃劉智茂上疏諫云云書奏不省

理劉瓚等疏

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內政春秋于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敕後日
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
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已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

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尙恥愧失其先業，況乃
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已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
帝得之勤苦，躬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啟聖意，收而戮之，天下
之議，莫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
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
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
于陛下，有何愾愾，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如
加刑讎，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
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竝
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
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
武加呂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
相交構，致此刑讎，聞臣是言，當復嗾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

之源引納尙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黜佞
邪如是天和于上地洽于下休頑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
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曰死陳

後漢陳蕃傳

臣聞昔齊桓公任管仲將正諸侯先爲政令今寇賊在外四肢之
疾耳臣竊寢不能寐食不能飽憂陛下內政未治忠言日疏前梁
冀五侯弄權天啟陛下收而戮之當時天下號爲小清其前鑒未
遠旋起覆車之軌矣往年地動日蝕火災皆陰盛之應願陛下割
塞左右豫政之原引納尙書朝省之事簡練高潔斥退佞邪如此
則天和于上地洽于下矣從陛下踐阼旨來大臣誰敢舉左右之
罪往者申屠嘉召鄧通文帝遣誚嘉府乃從而請之三公之職何
所不統但今左右驕忿欲令三公不得舉筆臣蕃今搢自閭閻特
爲陛下日月所照柰何受恩如臣而當避難苟生不敢正言陛下
雖厭臣毒言人主有自勉強

袁宏後漢紀二十二按本傳語文不同多出十三句

理李膺等疏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與于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君忠忤旨橫加攷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瞽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儒何君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闕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于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言違聖法進退不可言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髮無罪于獄殺無辜于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于房掖國用盡于羅紈外戚私

闕會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
 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于漢愷愷無已故殷勤示變
 已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
 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後漢陳蕃傳

讓封高陽侯疏

使者即臣廬授高陽卿侯印綬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
 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盜已為名竊惟割地之封功德是為臣孰自
 思省前後歷職無它異能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絮之
 行竊慕君子不己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讓掩而就之使皇
 天震怒災流下民于臣之身亦何所寄顧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
 在得後漢陳蕃傳

上竇太后疏

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誹謗，言侯覽曹節公乘所王甫鄭廙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竝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水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竝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柰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後漢陳蕃傳

上書

昔明帝時，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左右問之，帝曰：「郎天官也，」曰：「當敘德，何可妄與人邪？」今陛下曰：「郎比一把菜，臣曰爲反側也。」御覽二百十五引汝南先賢傳

責諸尚書書

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于義不足焉得仁乎

後漢陳蕃傳

周景

景字仲饗廬江舒人辟大將軍梁冀府遷豫州刺史河內太守入爲將作大匠延熹中冀誅坐免官禁錮尋拜尚書令遷太僕光祿大夫衛尉代劉寵爲司空免復代陳蕃爲太尉建寧初卒追封安陽鄉侯

與尚書選部議奏楊秉韋著

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日退讓爲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進之風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喻日朝廷恩義如遂不至詳議其罰

後漢楊震附傳

鄭邴

柳字伯林，潁川陽城人。和平初，爲朝歌長。

張公神道石闕銘

於穆張公，含和泰清。受符皇極，乾綱以靈。何天之休，元亨利貞。無
口口貴，神耀洞口口。度口泉，殷商北垌。獄朝恭陽，厥土做平。芝草
茂木，瀟瀟滋榮。羣萌勳矣，激川通口口。懷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廟克儉損，盈詔命有司。祭口中牲，歲聿再薦。公其饗饗，興來億載。
歷數萬君，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此吏民國，無災寇屢獲豐年。皇帝眉壽，千祿于天。牧守皆升，握台
輔辰。長與丞尉，超遷相因。休口烈烈，無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隸釋三張公神碑

爰延

延字季平，陳畱外黃人。初爲縣廷掾，鄉嗇夫。桓帝時，徵博士舉
賢良方正，再遷爲侍中，拜五官中郎將，轉長水校尉，遷魏郡太
守，徵拜大鴻臚。口病乞還，靈帝復特徵不行。

星變上封事

臣聞天子尊無爲上故天曰爲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曰理

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曰河南尹鄧萬

案鄧禹傳陳蕃

傳並作鄧萬世此脫世字

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

見與之對博上下媿躄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曰咨政德

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昔宋閔公與疆臣共

博列婦人于側積此無禮曰致大災武帝與幸臣李延年韓嫣同

臥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

戮嫣伏其辜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曰事多放

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曰甄其德善人同處則

日問嘉訓惡人從遊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

臣惑君亂妾危主曰非所言則悅于耳曰非所行則翫于目故令

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

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
卽見。夫曰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尙降此變，豈況陛
下今所親幸，曰賤爲貴，曰卑爲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蹇
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敝，使積善日熙，佞惡消殄，則乾災可
除。後漢爰延傳

陳寔

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少爲縣吏，都亭刺佐。後爲督郵，復爲郡西
門亭長，轉功曹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復再遷，除太丘
長，坐黨事，逮捕遇赦。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爲掾屬。後復坐黨
事免，累徵不起。中平四年卒，年八十四。私諡曰文範先生。

異聞記

郡人張廣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
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巖先

有穿穴乃呂器盛糲之下此女子塚中已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舍去俟世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殮埋之廣定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初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飢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效之轉不復飢日月爲之已至于今父母去時所畱衣被自在塚中不行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習

抱朴子內篇對俗

陳紀

紀字元方寔子獻帝初拜五官中郎將遷侍中出爲平原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尙書令建安初拜大鴻臚

肉刑論

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重者

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已成三德易著劓刑滅趾之法所曰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于古制至于傷人或殘毀其體而纔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

魏志陳羣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三十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直隸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六十三終